



文

七
冊



蘆田為助

九曜文庫

丹波國天田郡土師村有一孝子曰蘆田為助
號七左其父曰井上井上父曰蘆田為助
衛門為次仕土師村主蘆田小界住手白山
今愛宕山是井上娶妻生二子為助其季也為次死後井
 上携妻及二子退為土師村民家貧居狹而鋪
 破席飲食窮乏僅全身送年老妻而夫妻共蹇
 而不能起為助天性至孝事父母盡心力其所
 言无不從焉寒夜則以已膚温席而令父母卧

其上窺其熟睡躋而籍入加被而退欲不驚覺也若父母睡覺則問其安否而容父母足於已懷溫之而退如此者每夜或再或三无敢闕焉炎天則擇樹陰涼處構庇障日負父母憇坐於其下自梳其白髮以散鬱蒸其寢則先扇其卧處拂暑氣以迎之飲食不足則唯供父母已忍饑渴而對父母乃言食有餘不令知簞瓢屢空若偶得一物於外則喜而奉之母常畏雷故霹靂則不離其側雖出在他必速歸保護焉平生

給養之暇不怠耕耨納其貢稅不肯違期縱然絕已糧无闕奉上之物不蒙未進之責不借他人之物其為人柔和而能勤產業是以一村邑長及戶民皆憐之相睦承應二年爲助娶妻結小廬於屋隅不妨父母之所居其妻亦倣慕爲助之所爲能事舅姑以竭婦道父母或求之他則爲助與其妻抱負而出或途中逢雪則妻先掃雪啓行而導焉歷年產子不以私愛而忽其孝養方凶歲水旱則告父母曰我田不枯我疇

不溺而不使知其艱苦萬治二年四月十七日
母沒壽八十寬文六年二月四日父終壽八十
三共極天年爲助哭泣殊甚哀慕不止葬於已
屋近邊築墓建石塔日日詣墓獻香花每當七
日招僧讀經及七七日修懺法每月忌日拜墓
不懈猶事存之禮催感而至落淚而歸雷震則
必詣母墓泣而守之如生之時爲助孝志同邑
悉知之隣里亦知之既而聞於福智山城所謂
土師村隸此城城主從五品尚舍奉御源姓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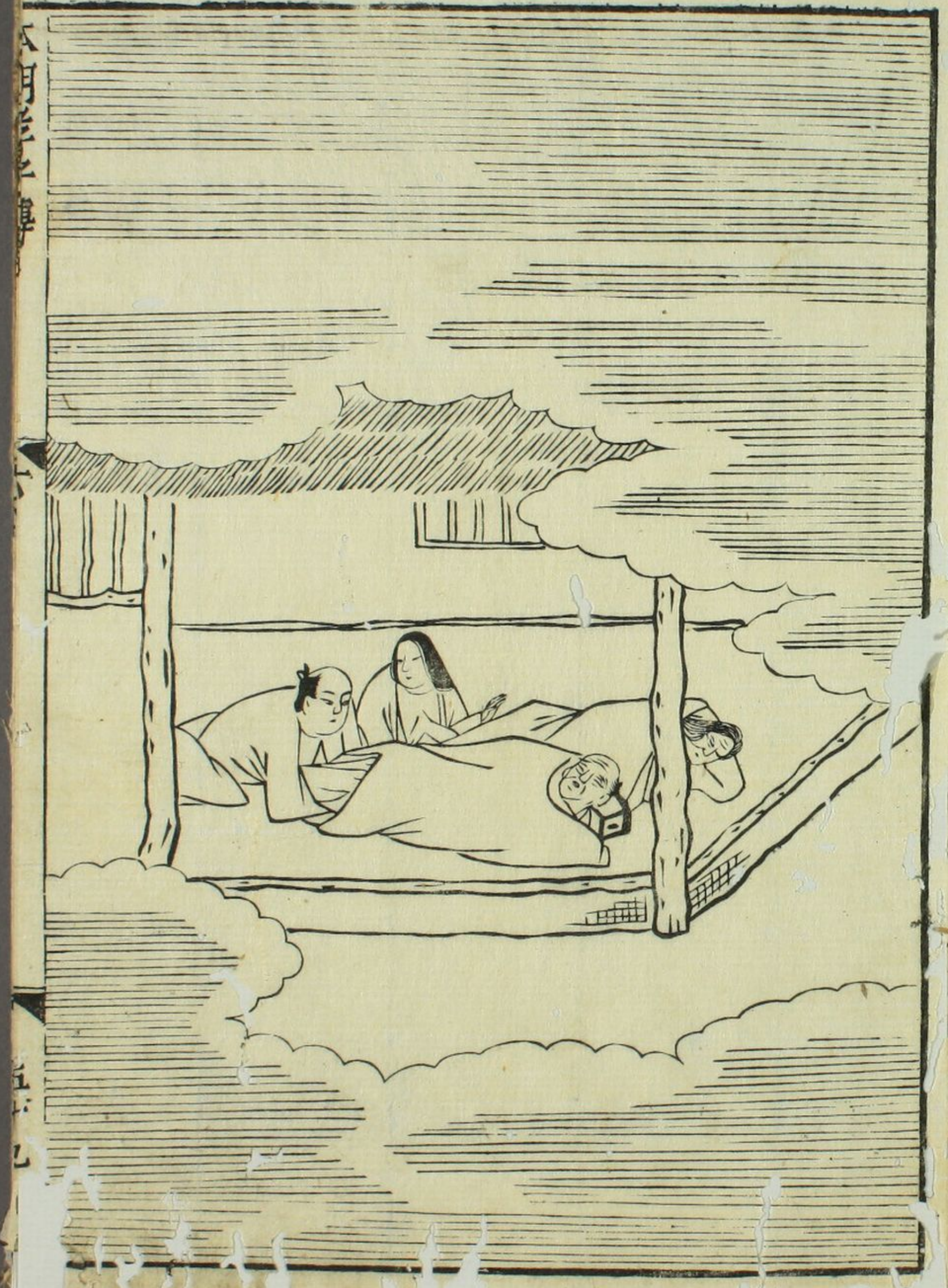
平氏忠房感其孝恤其志畀黃金以褒之爲助
拜戴歸家讓其兄兄辭曰此恩賜之物依汝孝
之聞達也我何受之兄弟相讓而不取而封緘
藏於其家城主聞而奇之乃復爲助戶租且蠲
其課役城主朝江府以是語余未記其事余
擊節歎賞之爲之述其事實述之不足副之以
贊又作論勵今之人傳後之世
贊曰孝是天性不拘貴賤溫其衣被泣彼雷電
文強再出偉元重錚存則能養沒而追薦聞於

鄉里感于後彦

論曰人者萬物之靈孝者百行之本也苟存志則雖匹夫之賤所以為人也若无孝志則雖公侯之貴所以不異禽獸也虞舜之聖曾子之賢其本是孝而已孝之道大哉至哉故孔子曰吾行在孝經孝經家家有之人人讀之然不孝則與鴉鳴蟬噪何異哉嗚呼丹州一民之蚩未知讀孝經否讀與不讀不可論焉其孝志之深雖富貴之養不可過焉雖讀書之人无以加焉誰

敢間然哉其化之及妻亦順而兄亦讓彼猶如此况於顯達之人施教化哉夫孝子之心非于譽求名然國郡必告之間里以標之者古之法也中華本朝皆然嘗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邊鄙之僻豈无孝子哉唯是不告之則无標之者耳方今城主之着意得其告以加優恤實是興百廢之一端也豈啻一州之美談而已哉可遍傳闔國激起群黎者乎天道福善彼亦有餘慶抑其孝志之切果得天之助者誰不感歎哉

右傳及贊論皆林學士之所作也今不換一字



十四 安永安次

肥前國嶋原管内加津佐村津波見名有孝子
之在矣姓安永安名安次號久右其父曰安平號助

左衛門安平初為筑前國北原村之邑長其後移

居于此勤村老之事有四男一女安次乃其長

子也居之可四十年頃歲使安次代已為村老

委之以家事安次以父母之齒共踰七十旬別營

一舍為退老之處天性至孝保養竭力其家素

貧窶耕稼躬務其父見安次之所為慮其艱難

之不堪召之告曰我老而矍鑠筋力未憊請為

汝耘耔而少紓汝之勞安次且驚且歎愉愉固

辭遂未使其手提携耒耜也田疇隴圃之所種

必問其親之所欲而唯命之從苟非其所欲則

不敢殖已之所欲也每歲分私田數畝深耕易

耨無鹵莽無滅裂不弛其力不施其勞及稼穡

之既成平秩以給老親之資用已家雖或衣食

不足凍餒欲至未嘗省其養而為已之利也然

及納租稅則不重其賦不違其期不待吏之促

不受公之責，一鄉之民又無能及之者。連歲然矣。或遇凶年，飢歲而無餽石之儲，知足而晏如，不敢向父母片言，隻語說貧苦，唯以安其心爲業也。晨省而待起，昏定而至寐，冬則中夜而起，間枕席之安否，夏則設床於茂樹蔭涼之地，避暑於此，有烈風雷雨則無晝無夜，直走至膝下，曰：閨中蕭然矣。子孫團欒，悉在我家，願少間來息焉。乃攜歸而慰其寂也。雖遊同閑之間，不告則不敢出，出而歸則無不反命。况於適他方乎。

偶有宰吏之召，則告其所以，召而出，畢事而歸，則必告其所以，命而休焉。若之他而求得珍異，則歸而羞焉。若有入而投惠微物，則行而獻焉。非有餘則不爲己之有也。其父母共好佛，平日常參寺院，安次自編草織蹤，每其將出，捨舊而供新，凡作用運動皆承其意，而後行也不犯國法，不忽公役，能守遺體，跬步不忘，篤行如此，聞其行者誰不興起哉。故弟姝妻子化其所爲，孝養是務也。行伍之間，同隊之民感之，志慕之，風

衆共推之莫不從其所言豈啻比屋之民化焉而已乎一鄉皆慕焉一鄉慕焉而一邑皆稱焉一邑稱焉而閭隣之間巷皆無不知也事遂達太守太守感餘黎卑卑之際能有如此者賑之以白銀益勵其孝志且表閭顯名悉免其戶租丁役積善之家有餘慶其此之謂乎太守謂誰鳴原城主朝散大夫尚舍奉御源君忠房也嗚呼古之遺孝也哉嗚呼古之遺法也哉太守曾治丹州之日有孝子有梯友共旌其門今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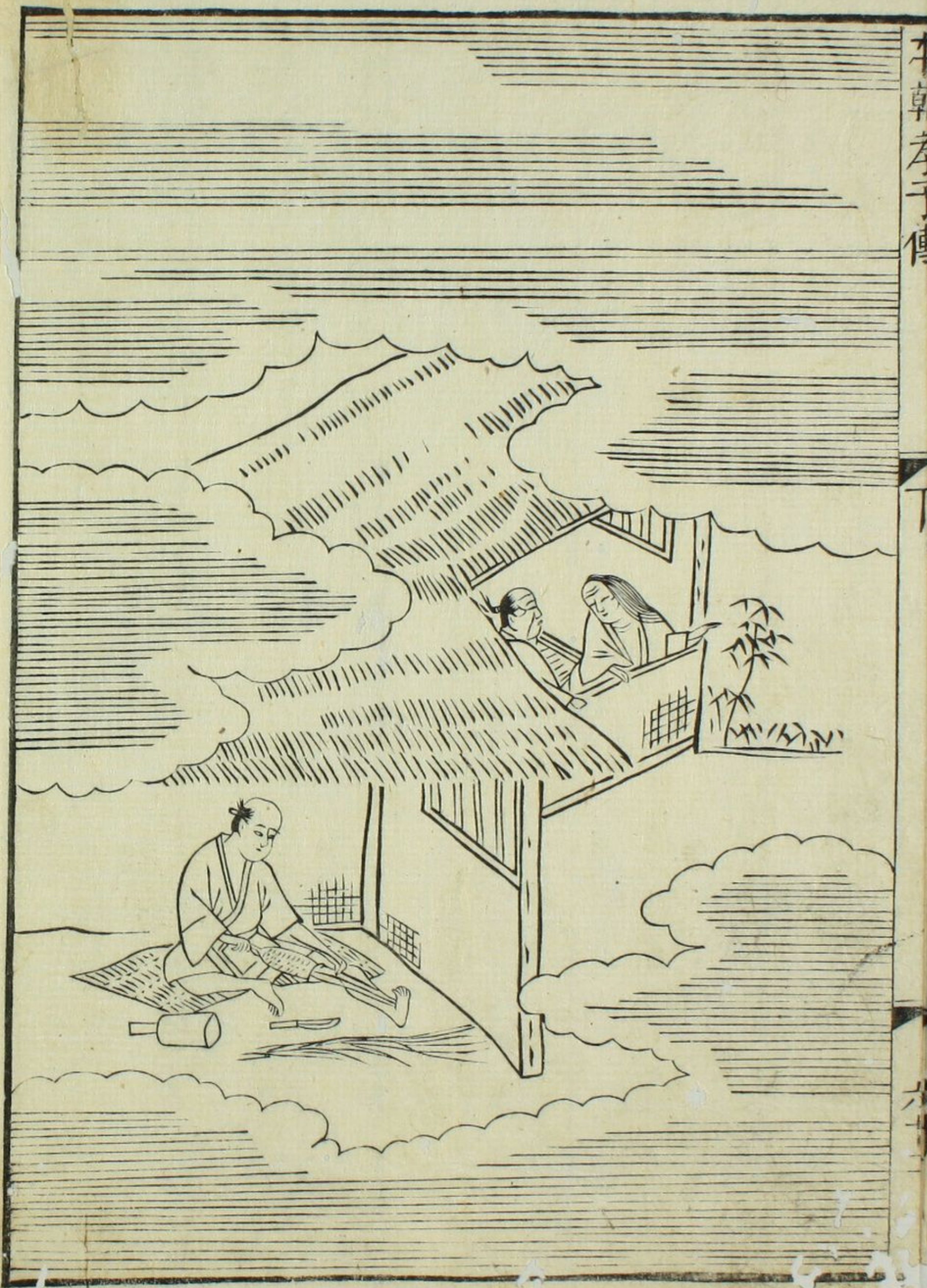
如此之者則太守篤於親而民興於仁者乎乃作之傳附之以贊

贊曰西陲之地仄陋之民溫清從時定省事親水菽竈贍圭華家貧何代何土天不生人

右傳及贊林文春常之所作也今不改一字

五 大矢野孝子

肥後國天草郡大矢野黨者嶋原城主源尚舍
 忠房之所兼治也黨有今泉村農夫喜左衛門
 者郡中呼稱孝子其父市右衛門初居雷邑後
 移家于大山市右衛門老而不堪耕稼之勞
 介與田畝于三子長子十左衛門先沒次子金
 左衛門窮困不脩農業三子喜左衛門治三石
 之田養父母於家素貧衣食皆乏然事父母有
 孝志未嘗使之至飢寒近歲凶荒相屬衆民餓



乎喜尤衛門躬不食唯奉父母使之能食辛酉
大饑喜尤衛門諭父母移居長尾山採薪賣之
使其妻掘蕨葛以給父母其妻共不食之使父
母之食足供之妻亦且夕有婦行郡中又稱之
夫妻盡力營業其養不足故老母愁之自到其
婿阿村農夫大郎尤衛門之家就食是年老父
市右衛門卧病欲食鮮魚喜尤衛門家乏山深
難得之其妻下山數里行釣海濱偶得黑鯛欣
欣攜歸供之老父大悅經日病篤喜尤衛門與

妻悲之負老父歸於大山口日夜侍之療養盡
心終不愈以六月十一日没年七十五喜尤衛
門與妻共哭慟甚至廢寢食喪葬畢而奉牌位
於室中日供膳羞菜菓且夕拜之如事存矣隣
人感之問曰其所供牌位者常膳而或不潔乎
答曰我家貧乏給唯行志耳老母年七十三近
歲失明喜尤衛門與婦負其老母又移居山中
採薪給之堀葛供之壬戌正月歸住大山口老
母信佛欲詣寺則婦負之行其路四町餘雖陰

本朝孝子傳
雨而不怠雷邑有老母之親戚老母欲訪之則
婦負之行其十四五町亦不以爲勞視者無不
感之方冬夜寒則喜尤衛門與婦共脫衣使老
母溫其孝誠皆如此喜尤衛門性仁厚有信鄰
里太睦家雖貧乏未嘗怠輸租稅近郡僉稱其
孝義人有譽其孝者喜尤衛門答曰我不肖何
有之乎尚舍君聞而感之召於嶋原賞其行事
以賜白銀喜尤衛門拜謝匍匐以其賜銀供亡
父之牌前悉招親戚而拜之喻衆曰我雖貧乏

然以斯銀不可自給唯可給亡親之祭儀耳人
皆感其志
此傳乃人見丈友元之所作也今不換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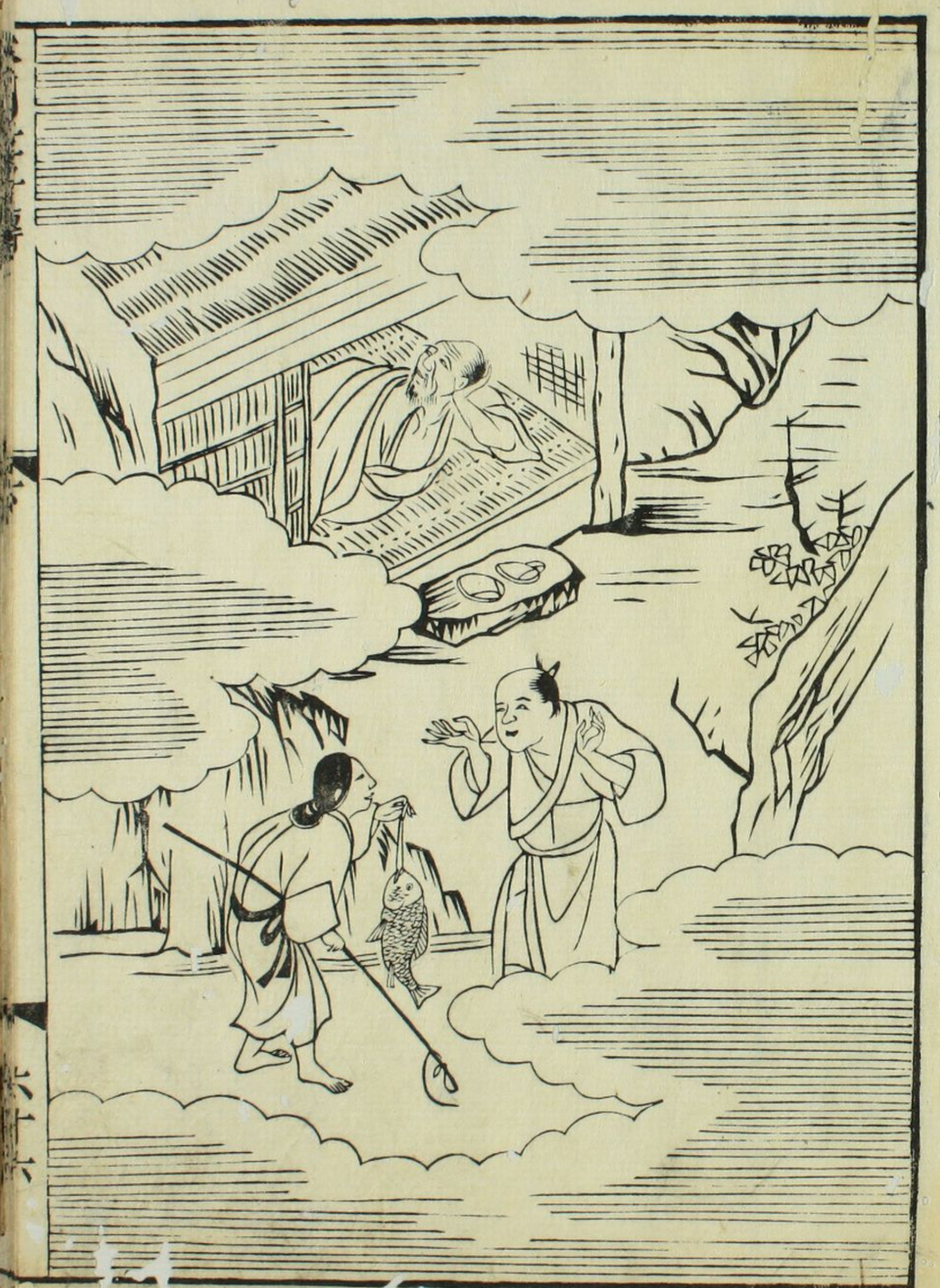
贊

貧家養父物鹿情精山葛言采江魚是烹
侍疾致力哭死絕食母之無目事此亦至

論

昔者楊雄作法言蜀富賈賈錢十萬願載
名於書雄不聽曰富而无仁義猶園中之
鹿欄中之羊安得志載如今爲助安次及

大矢野人咸以赤然窮民爲二林及人見
 氏所作佳傳齊顯孝名于世與夫蜀人之
 事孰榮而孰辱乎徒慕富貴而无仁義忠
 孝之行者宜思之也於尚舍君深嘉孝子
 之盛意則三傳各稱之鄙人復何言矣



十六 中原休白

休白，筑之前州遠賀郡中原人也。不著其姓氏。自稱中原某。中原多土肆，休白亦賣土兼力農。為人慤實，里民皆欽慕之。事父尤孝，父亦甚愛。休白休白自弱至壯，自強至艾，未嘗一日與父離居。非有外事，則常在側，愉愉如也。其情態恰若嬰孩之於慈母。夜則屢起入父卧内，傾耳於嘘吸之疾，徐欲知其安否也。寤則具問涼燠，痛癢敬如其意。父有出遊，則必從之，敬扶持之。相

樂終日不計家之間忙。一日家田插秧，鄰里相助，刻期畢功，紛冗最劇。當此時也，父欲邀遊豐之小倉，乃謂休白曰：我每出遊，汝莫不相隨來。今日家事如是，其忽汝勿從我於小倉。休白乃答之，以雖已不在，亦不妨事之意。忻然從之。猶如平日，毫无所顧慮矣。觀者咸嗟異之。休白常謂凡事苟放已利而違父志，惡孰大焉。又謂順父之令，得父之悅樂，莫大焉。其孝情類如此。父受重恙，休白日夜不睡，保護莫所不盡。迨其至

死哀戚又大過人五十致瘠邑中无不為之歎
忱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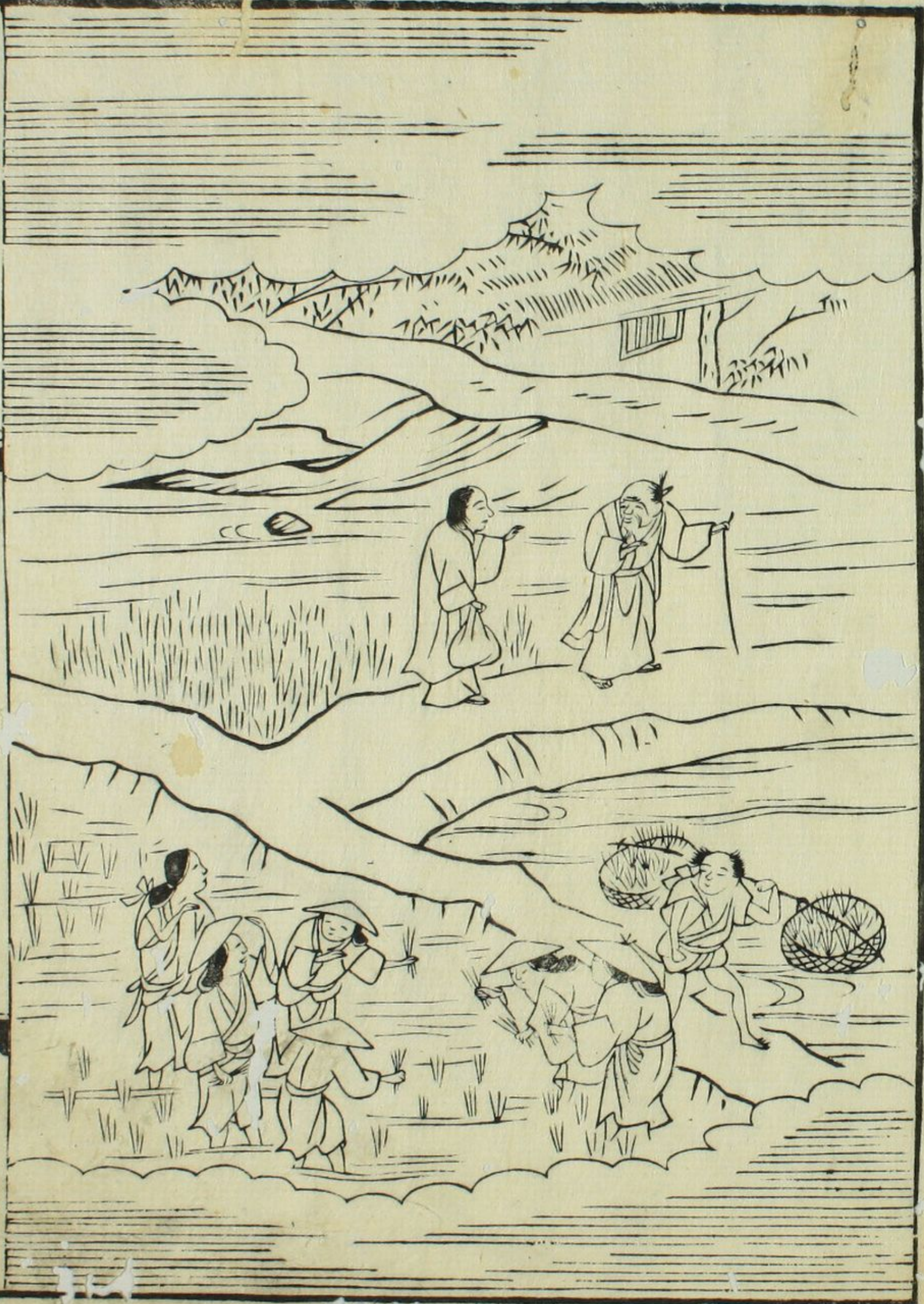
人在髫髻疇弗慕親既踰成童寢私厥身
惟爾於父始率皆有孝子多慶詎卜休咎

論

書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弟以是思之
合當憎於寇攘姦宄而刑不可輕者不孝
也及是者孝也故一有孝子焉則為之上

者靡不子物賜爵免戶田租旌表門閭或
使居美官受重祿以顯之於邦國此則
本朝中華往古來今之所同而與夫當憎
寇攘姦宄以反而對之彝典也豈是特賞
其人盖且獎勸將來之善而大有補於風
化也願治之主執事之臣其可輕忽之哉
余得中原休白孝狀之實記於第州人讀
之感悅因略寫之以着于篇其事蹟尤不
減於諸子第無得荅宰之恩賚竊為可以

怪爾恐是實記偶脫之歎



七十 鍛匠孫次郎

孫次郎者肥之後州山鹿郡湯町人也不知其
姓氏累世業鍛業拙不行窮匱殊甚五十未能
娶父死獨與母居孝心至切體常無全衣而供
奉頗厚母性嗜酒僅有貨泉必沽進之酒家感
其孝情與酒不留錢則艱然不悅曰如是則足
下飲吾母也願吾飲吾母乃去而沽于他後來
酒家皆悟其意每有來沽省價賣之鄉人宴會
孫也預參則必舍肉請以遺母衆使食之而更

與之里中有溫泉母喜浴之且欲屢詣佛祠然
年八十餘步履尤艱孫日負之就浴見佛煥寒
雨暘未嘗一日廢矣母曰汝年五十亦不爲壯
以吾未亡故自苦如此於吾不安孫曰我稟雄
健膂力最強且性不好久坐行步則喜况與母
行何樂加之吾觀夫士人之出必有輿馬我母
貧无輿馬幸有一男伾伾過馬今母乘之何羨
之有既及負而出顧眇戲之曰馬之疾徐願如
母意或趨或止或爲局促之狀或作蹉躪之勢

母乃大笑里人之觀之者靡不先笑而後咨嗟
 母既浴於溫泉則以已身温母衣而待夏則扇
 母身散其煩熱詣佛祠亦其去留久速偏如母意
 冬月之被母暖於已然遇窮寒密雪之夜則待
 母之熟寐加已被於母身已則潛出投於溫泉
 以禦夜寒黎明而歸不使母知母病則不離側
 不褫衣帶問何食飲極力營辦又數浣濯其衣
 衾使不臭穢及其死也葬之於野號哭不去後
 雖歸家猶日往哭如其值朔望俗節則先適墓

撫墳哭曰年年歲歲與母共迎是日於家麤糲
 薄醕足以相樂吾心无不滿焉今母棄我在此
 土中縱獲郡司之富亦將何為哉嗚呼我母盍
 歸來乎里人隱然皆不勝聞寬文初年國主細
 川公諱綱具聽此事恤之賑之卒乃使彼棄其
 舊業而受俸於城府國中莫不之悅

贊

業鉛有鐵養母无金支體代馬溫泉當衾
 豈止生事死亦盡心名已滿國竟遷士林

論

記曰五十始衰三代之時已然况後世乎
 孫次郎於始衰之後日日負母往返不息
 可不勞哉第恐母憚已勞故自誇其健且
 為戲動悅之令母終身无觀其勉強困苦
 之色最是人之所難能也其餘孝奉又豈
 易為也哉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
 見之矣人老而慕父母之難可以知焉孝
 哉孫也



八十 三田村孝婦

孝婦備中國窪田郡今隸三田村之農夫久兵
 衛之妻也久兵衛有父一村稱其不慈使婦甚
 虐无日不楚撻然婦不敢逆息深受其罪使可
 哀憐舅年八十尤苦蹇步婦扶其起居不舍晝
 夜一夕婦偶困睡不知舅起舅怒溺於木臼中
 婦雖寤而知之而不見於色痛以罪已待舅顏
 解而後退洗其臼婉婉如此餘可類而推矣卒
 之令舅悔而自協方是之時巡視郡縣者有過

其門舅出而拜語之以婦孝狀巡視者以告國
 主乃有優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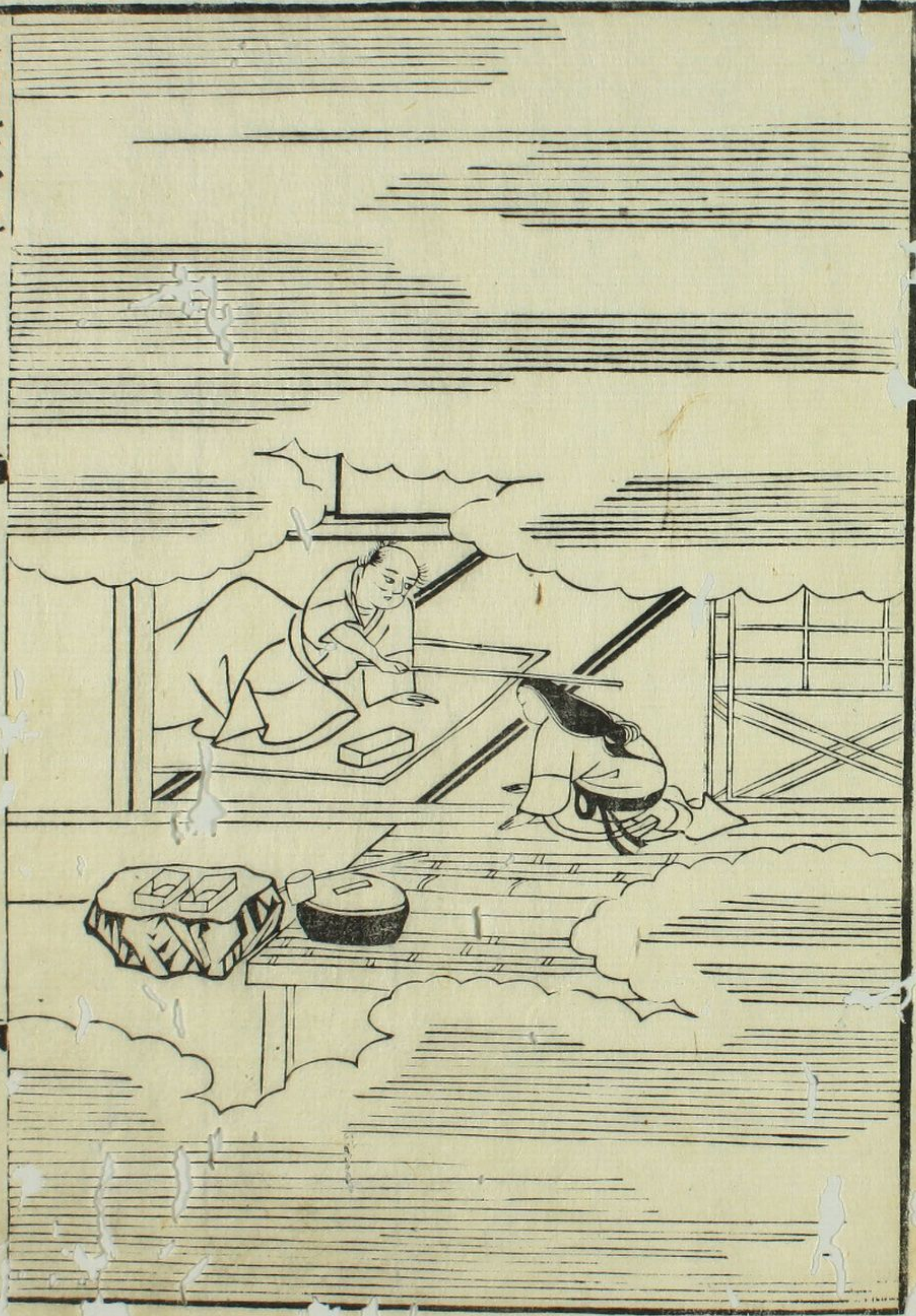
贊

希世之孝滿腔之誠感化冥頑興起黎庶
 閨門儀表國郡美談誰謂人生所貴者男

論

韓魏公曰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
 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
 舜也或人亦曰父母愛我誠可喜矣然力

无所施父母或有使我以非理而後方覺
 其有施力之地亦可喜矣皆至言也斯婦
 似乎視舅之不慈而喜其有施力之地孝
 哉孝哉與夫為人子婦當此小責罵尚
 容咽不下者相去之負曷啻天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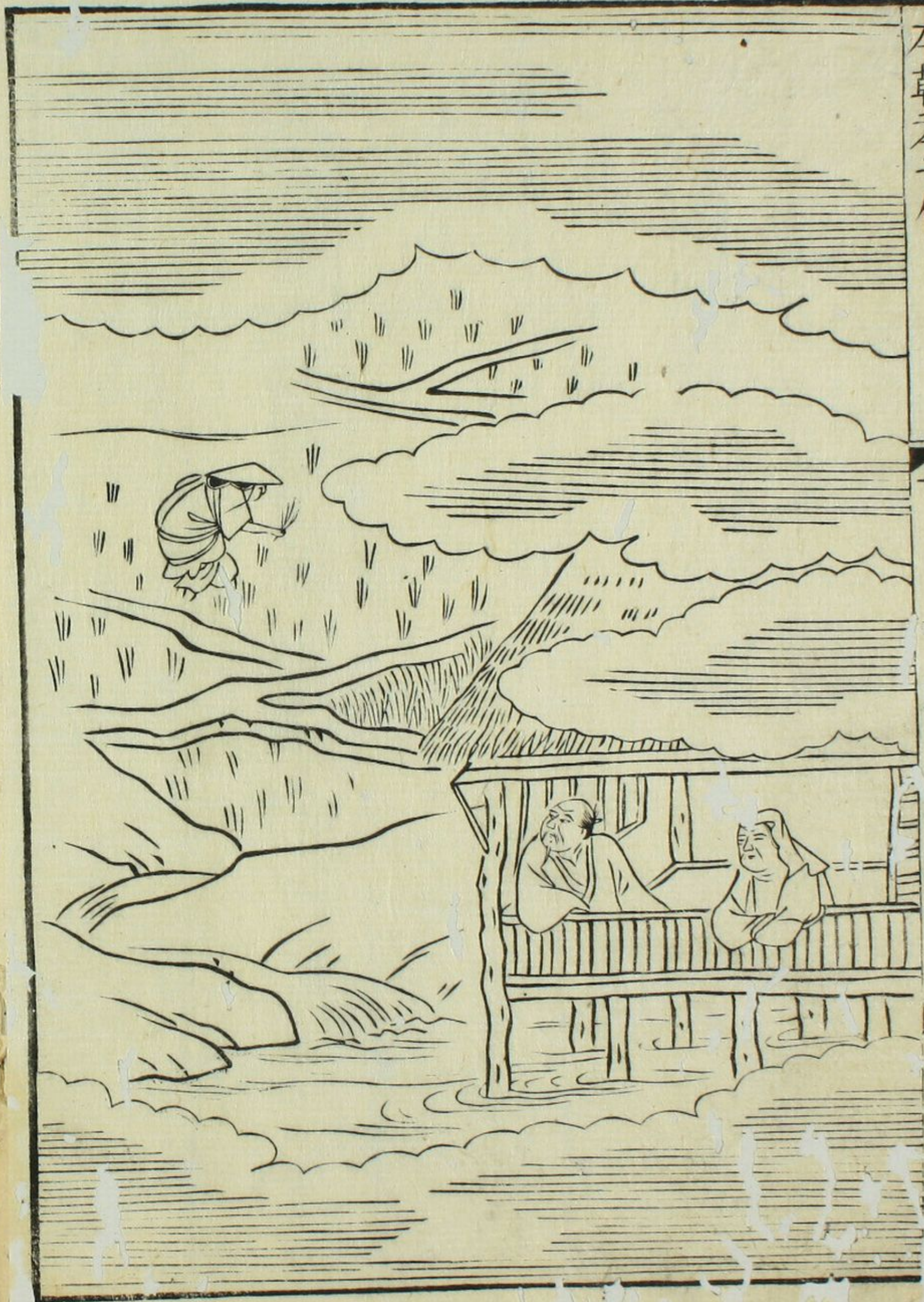


十
九 小串村孝女

孝女備前國兒嶋郡小串村之貧民七郎兵衛
之一女也自少爲人之婢久而還家父及繼母
皆皓首且无子孫是族人及女之舊主人相謀
以擇贅壻女制之曰人情不可知也爲吾夫者
設若不順於吾父母豈勝噬臍不如初无有焉
之爲愈也人皆彊之而遂不聽躬親樹藝不敢
荒寧手足胼胝以忠養二親其勞不可言矣繼
母大悅况於父乎闔境稱之國主賚之

贊

吉備之國兒嶋之濱一女躬稼砮砮養親
人說贅壻兩眉必顰切哉孝情非是潔身



十二 完粟孝女

幡州完粟郡三方町有一賤女名紀伊母死而
 父有疾痿躄不能起牀无兄弟无親戚生計蕩
 然家如懸磬紀伊含辛茹苦以孝於父供奉扶
 持罔敢或懈餘暇又躬治產而其衣食僅足勤
 苦不可言矣隣家有人謂紀伊曰女子孝且有
 才能任艱辛若有適人必被人悅然後以養乃
 父庶乎省力紀伊曰吁咈哉適人從夫若己從
 夫安得養吾父而如父意哉遂无嫁志府主松

平備後太守

諱恒元

聞而嘉之每歲賜粟以狀其

養

贊

母死父病无昆无季唯渠在室侍養尤甚
勸嫁不肯處約守志誰家孝女能莫之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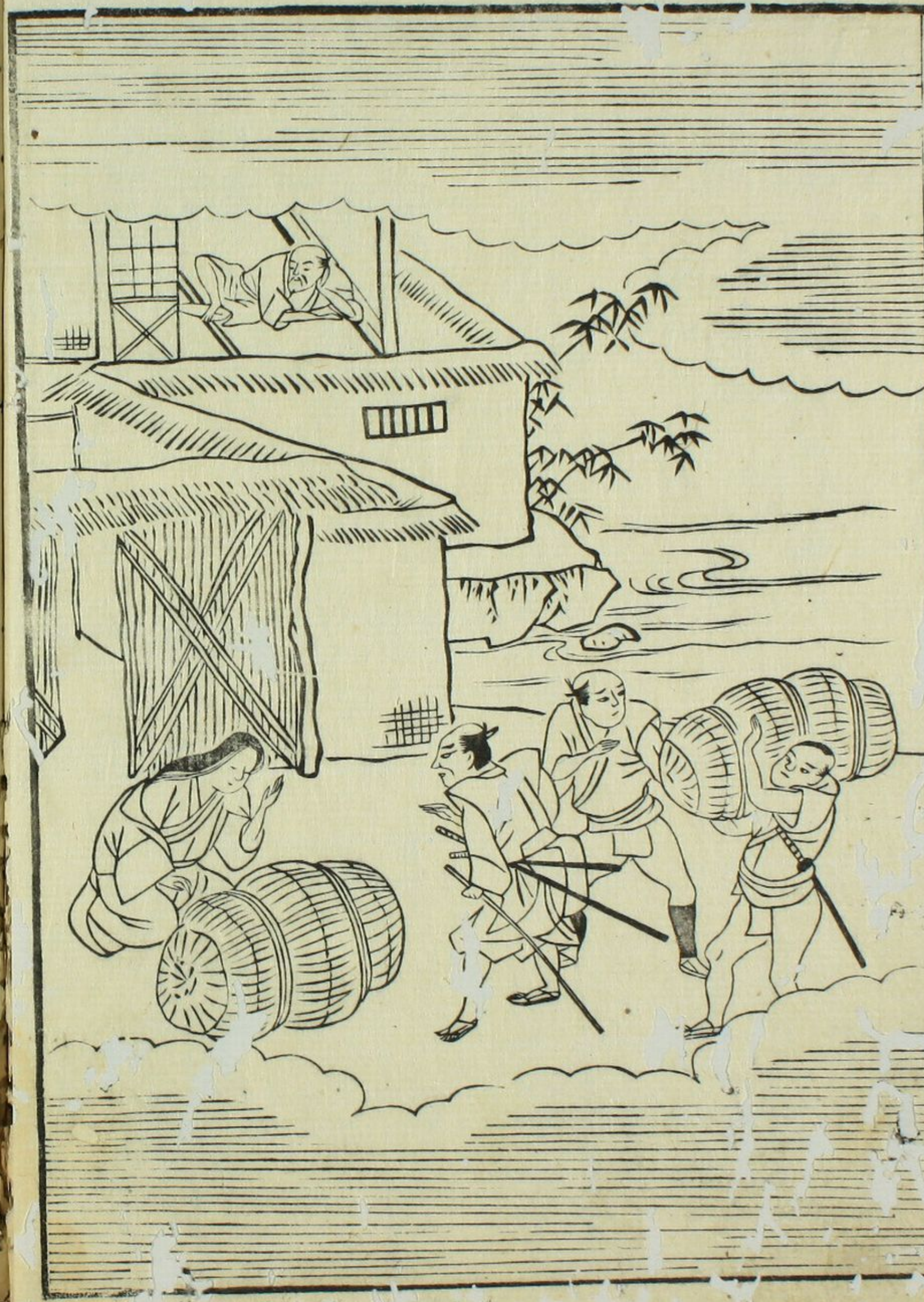
論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獨此女及小串村
人之子其欲那異於人而今皆欲无匹配
者何耶孝勝其欲也賢哉女也世之以色

惑貽憂父母者豈得不為此二女所唾其
面哉○或曰本朝古昔不乏孝子看來
所萃于此纔七十有十人而篇末多取今
人何也曰朝鮮吏曹叅判南袞序續三綱
行實圖曰常人之情忽舊而貴新况古人
作於百世之上其姓名行蹟俱已湮滅觀
書者不以爲尋常則必諉之於高遠難及
而不之勉焉今新編所錄大抵皆耳目之
所逮也將人之得是編者忽覩平昔所見

聞之人列在卷上必曰彼且能是我獨不能是耶感勵歆羨不能自已夫如是則誘掖開導之方豈不益切乎余嘗讀之竊以為可是此編之所以不專采於古也曰然則今世以孝聞者諸州有之並收兼舉宜不遺漏曷止於此二十人乎曰其所以不多則凡例中已言之且此編又為常人謀无足與學者言者常人之情率不耐煩故多則厭倘厭而不之讀積成卷帙何益之

有亦余之所以止於二十人也若夫廣搜旁未更著一書使學者无滄海遺珠之歎則埃可畏之君子云



本朝孝子傳後叙

夫至德要道之為教莫世而不崇尚恭惟昔者
 本朝使皇嗣受讀必以孝經為始又下詔四
 方旁求孝子順孫有則皆復家賜級以旌淑德
 且以勸黎庶舊史所紀歷歷可覽焉貴其德重
 其人槩如此而自古 國籍未嘗見有傳孝子
 者實可謂闕典矣洛西伊嵩滕丈人愚受其知
 久而所兄事也以此纂修為志有年嘗稽於史
 傳採於見聞揀擇孝行深切可以與人者所獲

七十餘人乃編錄事略而各贊論之顯與本
朝孝子傳丹青狩野氏爲之圖象而情趣並章
顯兒女之顯亦喜而翫之况能讀之人乎丈人
自序于卷端論于卷末又屬愚爲副序愚觀序
論之所云其於選述之指歸既悉矣不容有以
復言獨序中有言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
可爲人則禽獸也其所以自箴戒入者最爲簡
嚴明確愚又由是思之元化之運行逝者隨消
繼者隨息人物之情緒亦與之轉遷新舊遞相

推然唯有往而逐流無反而念本者物也雖從
物而遷亦能知重本報德者人也今觀禽獸固
有臬鏡食父母然而若獺祭烏哺猶有一隙之
明近人者抑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去者日
踈來者日親皆人心之所必有雖未可以爲私
欲亦是所與物同也其所以人而異乎禽獸者
則在必原始反本而莫恩不報莫德不酬矣所
重乎恩者三父也君也師也而君師亦父之所
推也於其所厚有所未得意則其餘亦可以知

矣故窮而論之則人物之所以類異者亦曰孝與不孝而已嗟夫有所不得乎親者未可以為人而猶在禽獸之域也豈不晰晰哉今敢贊此一辭以附于書尾此篇所以可助世教則非讀者所難知其亦不贅于茲矣

歲在甲子仲夏之月

洛泃仲欽書于伏江遯栖

貞享二乙丑歲十月吉日

西村孫右衛門行板

本朝孝子傳卷下終

享保四年己亥首夏五日從中服丈人被贈
今成事為本

